

# 戎馬生涯 (一)

李品仙

## 前言

日前承中外雜誌主編過訪，暢談抗日史事，慨然於中共歪曲史實，誇稱毛酋致力抗戰種種，實係無恥謊言，不值識者一笑。中外主編以筆者歷經革命護法，北伐，抗戰，戡亂諸役，尤以抗戰期中，領軍立煌，從事對日，對中共新四軍之兩面作戰，艱難備嘗，抗戰勝利，復奉最高統帥蔣公之命，在徐蚌受降，特囑撰文以述其詳。筆者行年八十有二，唯恐率爾操觚，記憶難週。惟在數載以前，曾記有戎馬生涯，皖疆述略諸篇，業經考訂，爰特重加整理，附以圖片，以充中外篇幅，並就正於中外雜誌廣大讀者。

## 落第秀才投筆從戎

我的故鄉爲廣西省的蒼梧縣。那裏有雄奇瑰麗的山川，敦厚樸素的風氣，這些永遠使我懷念難忘，老而彌篤。

蒼梧爲舊日梧州府之首縣，位於粵江上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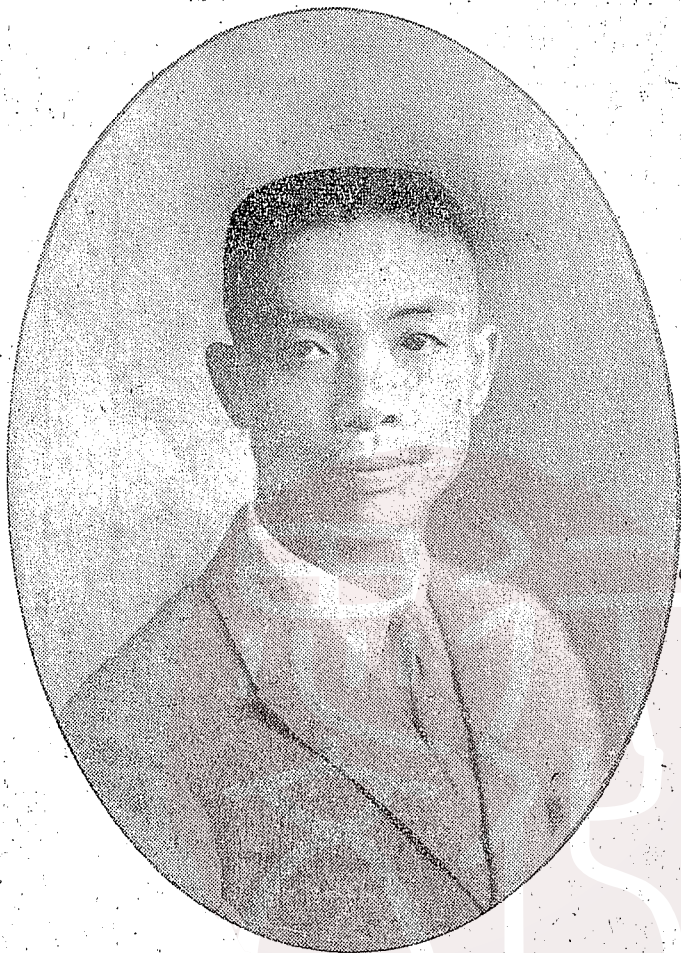
西江與桂江的會合處。西江的主源爲桂西的左右兩江；由於兩江流域却是黃土地帶，故江水是黃色。桂江的上流爲灘江，灘江源出桂北興安縣境與湘水同源的靈渠，所經都是奇峻峭拔的石山，故水色碧綠。因此，桂江與西江的會合處，江水分成兩股，一黃一綠極爲顯明，故又有人稱此處爲鴛鴦江或鴛鴦水。

據歷史記載，漢武帝置蒼梧郡，治廣信（卽今蒼梧縣），隋置蒼梧縣，唐改爲梧州，明清時皆爲梧州府治，民初改蒼梧道。蒼梧縣城位於江北岸，爲桂省東南門戶，有江輪下通廣州，上溯邕寧，乃軍事和商業上的重鎮，清光緒二十三年依中英滇緬續約，開爲商埠，在獅子山建築砲臺，以資防守，英國曾在此設有領事。

廣西爲古百粵地，勾漏山脈橫互於南。在大山高處，尙有習稱爲蠻族的人居住。此種蠻族與平原地帶的漢人，風俗、習慣、語言各異，極似臺灣平地人與高山族的情形。有些人認爲廣西人都是蠻族的後裔，那是非常荒謬的。其實廣西遠

自秦代設置桂林、象郡時起，中原同胞即逐漸移居斯土。從興安境內靈渠的遺跡看來，很可想見當時廣西北部，無論在農業和交通上都已有相當的開發，而那些從事水利工程的人員，自然也有不少會居留下來。嗣後東漢馬援平交趾，宋代的狄青征農智高，隨軍居留的亦必大有人在。尤其東晉五胡亂華之後，及南宋、明末等時期，不甘異族統治逃難南來的漢人，以及後來由湖南、廣東因謀生而遷居廣西者，當更不可勝計。這可以從我在民國初年所見，廣西民間記載家系的譜牒，甚多均記有其祖先係來自中原得到證明，卽以我的族譜而論，就是來自湖南長沙的。那些播遷南來的漢人，在當時自然都是冒險的拓荒者。他們冒險犯難的精神，與忠義愛國之氣，由他們的子孫一代又一代的遺傳下來，可能便構成了今天廣西人倔強、勇敢、耐勞的性格。

我於前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舊曆三月二十六日，生於蒼梧縣之平樂鄉間。先曾祖超邦公，先祖父守良公，都是以耕讀相傳，家境勉可



民國十七年七月本報記者於北平時任第四軍團軍  
 第二路總指揮。

自給。先父濟朝公沉浸詩書，以能文名鄉黨；雖只是滿清時代的一個廩生，但頗為士林所重，當地的董學生員多出其門下；民國初年受地方父老推舉，曾數度出任縣長、警察局局長、廳長等職，從事地方建設，服務鄉梓不遺餘力。

先父對子女教育最為注重，督責甚嚴。余自幼隨侍左右，親承訓誨，耳濡目染，頗受薰陶；十二歲即略解四書五經，並學習賦詩屬對，偶為策論時文，亦粗具條理，父執輩對我莫不嘉許，以是在鄉里頗受讚譽。十三歲考入縣立高等小學

，始正式進入學校讀書。當時縣城裏雖有了小學，在鄉間仍然還有私塾存在。在寒暑假回鄉探視，不免常去塾中與族中的學童遊玩。一次，在他們的央求下，竟作了他們的槍手，替他們做起文章來。當塾師閱卷發現他們的文章與往日大不相同，查出真象時，對他們說道：「李某的年齡同你們一樣，為什麼他能寫出這樣的文字而你們不能？你們為何不知長進。以後你們若再努力，鰲頭就要讓他獨佔了。」

滿清末年，在拳匪之亂後，雖已開始舉辦新

式的學校，並且已經決定廢除科舉，但在光緒三十一年仍舉行了最後一次的科舉考試。那時在各府舉行的考試稱為院試，由學臺大人蒞臨主考；錄取之後就是秀才。但在院試之前通常必須經過縣試及府試兩次甄別考試。這兩次考試錄取後，才有資格參加院試。這最後一次的科舉考試時我還不滿十四歲，先父命我報名應考。縣試府試兩場我都榜上有名，可是院試一場却失敗了。院試，按規定考生進入考場後，是應在考棚內應試的，學臺見我年齡特別小，特將我調至大堂應考，坐在大堂的側邊。在考試中，學臺還經常走到我的旁邊站着注意我。記得我那時作的論文課題是合羣論，這個題目在當時要算是含有新的思想，頗能迎合潮流的，而且我平時作過類似的題目，所以成竹在胸，十分高興，天尚未明，我的論文已順利完稿，只待磨正就可交卷了。因我一心要想在首次開門就交卷出場，便趕快抄寫，迨抄寫完畢最後檢查時，發現試卷中竟漏寫了一頁。這叫做犯白，是科舉考試的大忌，我自知不妙，不知如何是好，急得汗和淚都流下了。當時學臺正站在我的旁邊，我無可奈何的抬起頭來看看他，發現他也正在注視我。大概他已發覺我的犯白，只有搖搖頭表示遺憾就走開了。最後我只好將那空白的一頁裁下，天明便交卷出場。依當時科場規矩，考卷犯白，即行作廢，因此，落第實已在意料之中，我回到家中將經過情形稟告父親，自然免不了有一番痛斥。

自此之後，清廷下令停止了科舉考試，在中國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至此算是真正廢除

了。我這躬逢最後一次科舉考試的落第考生，覺得讀書人的唯一出路既然發生了問題，同時又受了當時經過八國聯軍之役以後，全國上下高唱尚武精神的慫恿，於是便促成了我以後投筆從戎的決心。不料這一次秀才落第竟成了我一生事業的轉捩點。倘我當時在考場中不是因為倉促間發生錯誤，居然考中了最後一科的秀才，那這一生的歷史也許完全不同了。人生往往是由偶然的機會決定的，這就是所謂命運罷。

滿清政府自甲午之役慘敗於日本之後，發覺自己軍隊，原來的綠營、淮勇已是不堪一擊，乃命北洋大臣袁世凱在天津附近的小站創建新軍。核定全國先成立新軍三十六鎮，每鎮兩協，每協



民國三十九年本文作者攝於台北時任總統府戰略顧問。

兩標，每標三營，另設騎、砲、工各營，全鎮的人數為一萬二千五百人；猶今日師旅團營的編制，這是仿效日本的軍制。在軍事教育方面，創立陸軍小學，陸軍中學，軍官學校三級，培植青年軍官。年滿十六歲的少年可考陸軍小學，三年畢業後升入陸軍中學。陸軍中學為兩年，另須入伍半年，畢業後再升入陸軍軍官學校。軍官學校畢業後，再經過見習半年，始委任為初級軍官。

光緒三十三年，也就是我秀才落第後的第二年，廣西創辦陸軍小學，我決心投考。那時我還不滿十六歲，本不合投考的資格，好在當時既沒有身份證和戶口名簿可查，年齡便可以隨便虛報，我乃多報一歲前去投考。不過父母親對我這

樣小小的年紀，遠隔家門，却非常反對。但經我堅持，婉轉說明我的看法，認為科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與其在家坐守與草木同朽，何如棄文就武另求出路；何況國家積弱列強環伺，報效國家有待軍人，尤其新軍初創機會難得，不可錯過。我又說，男兒志在四方，我出外後自會照顧自己，無勞二老掛心。這樣，終於被我說服而同意了。

陸軍小學設在桂林，那時從梧州到桂林，須溯

灘江而上，除步行外只有舊式的民船可乘，而逆水行舟又灘多水急，行程十分緩慢，舟行十五日方到桂林。那時梧州的青年外出讀書，都是前往廣州的，去桂林念書的極少，這次去桂林投考陸軍小學，同行的除了昔日的一位老師劉蔭棠先生外，別無他人。自梧州至桂林，據船夫說須上三百六十灘；每一灘都要全體船夫上岸拉繆，拉繆的工作是背着繆繩身體前傾，一步一步的掙扎着往上爬，看他們汗流浹背的情形，確是十分辛苦。若遇大灘流急，有時須聯合數船，彼此協助方可通過。當時這種逆水行舟的艱辛，對展現在我面前的人生不啻是一項偉大的啓示。

灘江兩岸的地形，自昭平以下尚較平坦，平樂以上則層巒疊嶂，峭壁懸崖，觸目皆是。舟行其間雖緩慢而危險，但兩岸山巒聳翠，綠柳含烟，魚躍鸞飛，山花迎笑，亦別有天地也；只是我第一次離鄉背井，總不免別緒縈懷，對此水光山光，不能盡情欣賞，好在尚有劉蔭棠先生與我同船，一路上天南地北，說古論今，尚不覺過分寂寞。

抵桂林後，正值陸軍小學招考，我很順利的通過了入學考試，入學肄業；從此開始了我的軍事生涯。

### 蔡松坡將軍是總辦

陸軍小學最初是設在桂林城外大教場傍邊之老營盤內，後改設在桂林城外的象鼻山下；民國以後陸軍小學停辦那裏改建為發電廠。學校的教

育是完全採取軍事管理，所揭曉的教育方針，主要在德育方面，為養成愛國愛民，負責、犧牲的精神；在智育方面，為灌輸各種科學的初步知識，如物理、化學、數學、外文等都在必修之列，與今日中學的課程概略相同；在體育方面則以鍛鍊體魄使能耐勞吃苦。數、理、化等普通學科是我前所未學習過的，固然要勉力學習，但使我感到興趣的倒是軍事學術科。尤其是術科，如遇天雨停止上課，我內心就必悶悶不樂，倘久雨不晴不能出操，甚至會潸然淚下。反之，如天氣晴朗，只要課有休暇，或於月夜星光之下，我總獨自往室外自動操練，這是和其他同學完全不同的。我總認為軍人的事業在戰場，必須要有好的體格和技能才行。由於我對軍事學術科具有偏愛，所以在這方面的成績要遠比旁的同學優良，術科的小動作非常出色，博得隊上官長的青睞和同學們的贊美。



廣西陸軍小學創辦人，第一任總辦  
本文作者的老師蔡松坡將軍。

廣西陸軍小學的創辦人，也就是第一任總辦，是後來在雲南起義護國，打倒袁世凱而成為家喻戶曉的蔡謨（松坡）先生。蔡先生不僅是民國史上的一位轟轟烈烈，偉績豐功的人物，他的道德文章在當時的將領中，也可能要算首屈一指了，我能瞻仰他的豐采，親炙薰陶，真是莫大的幸運。蔡先生走了之後，本校總辦由蔣尊簋、鈕永建兩先生相繼接任，他們的學問道德也都是出類拔萃的。尤其鈕老後來在辛亥革命光復淞滬之役，功勳彪炳。其他督練處勸辦人員及教職員，亦多數為留學日本的士官畢業生，思想豐富，才識卓越，如李書城、趙恆惕、尹昌衡、劉建藩、趙正午、金永炎、雷飈等當時都是知名之士，無論直接間接的影響本校教育甚大，對新思想的灌輸尤其不遺餘力。其實，滿清末年自戊戌政變與拳匪之亂而後，革命思想已甚普遍，青年知識份子固不必說，就是稍有頭腦的政府官吏，也多數自知這種時代的潮流是無法加以遏阻的。當時廣西巡撫是張鳴岐，不久張鳴岐升任兩廣總督，由沈秉堃接任撫巡，王芝祥任藩臺。這幾位當道人物也都是思想新穎，行新政用新人的特出人物。他們對我們陸軍小學內革命思想的潛滋暗漲，也沒有加以鎮壓和阻止。

光緒三十四年，清廷下詔準備立憲，將立憲的準備時間定為九年，一般有識之士懷疑是滿清政府的拖延政策，一時輿論譁闐，外國報章也都有指責。那時國內在思想上分為立憲與革命兩派，經常在報紙上論戰；按當時社會的傳統觀念，革

命是大逆不道的，所以變法圖強雖是全國一致的主張，但一談到革命，便難免有談虎色變之感。可是到了這時，發現滿清政府根本沒有立憲的誠意，使維新派的人士也大失所望，無形中使整個社會的革命思想益為激盪起來。年輕人的頭腦是最為敏感的，陸軍小學的同學們，平時本已在師長們的言論以及報章上受到革命救國思想的感染，至此在情緒上便更為激動，課餘之暇也常常肆無忌憚的紛紛論說起來。

### 集體剪辮換台震怒

有一件特別值得紀念的事，那時陸軍小學的學生頭上都留着辮子，而這辮子下所隱藏的悲慘故事，在革命思想的刺激下，早已在我們的內心成為恥辱的記號，隱恨在胸已非一日了。這條辮子事實上也真令人討厭，尤其不合乎軍事要求。穿着軍服，在軍帽後邊拖着的一條一兩尺長的尾巴，操作既不方便，看起來更是有礙觀瞻，不倫不類。大概就是為了這個原因，後來政府下令軍人得將原蓄的頭髮再剃去一半，只在腦後留一小塊，蓄一條小小的辮子，放在軍帽內以便操作。當大家奉令剃去半髮時，有幾位同學提議，與其再留那一小撮，何如統統剪掉。這一提議真有如登高一呼萬夫響應，大家一致鼓掌贊成。當然也有一些人對此懷有疑懼的，可是這是一種羣衆心理，誰都不敢反對，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現自己的革命精神似的。於是在歡聲雷動下，不消多時，所有同學的辮子都一齊剪去了。還有人將剪下的辮子提起

來說，大意是『辮子辮子，我與你晨夕相守，片刻不離，已經是十多年了，今日我與你一刀兩斷，你休要怪我無情，你是我的贅疣，相處下去，實有難言之痛，今天我再不能不取消你了。』這件事立即惹起一場大風波，巡撫張鳴岐與地方上的各級官員都知道了。撫臺十分震怒，各級官員亦惶恐萬分，校內官長更是坐臥不寧，不知如何是好。因為當時沒有髮辮，便是亂黨的特徵之一，可以殺無赦的。大家認為如讓北京政府知道這種大逆不道，追究起來，不是槍斃便是坐牢；巡撫以下各級官員也免不了都要受牽累。

巡撫張鳴岐大概受了各官員的勸說，或者是因人數過多無法處理，也或者是出於對青年的同情心，因此只好敷衍不報，僅令學校的監督率領全體學生到巡撫衙門，表示悔過並答應仍舊留回辮子了事。實際後來並無一人再留回辮子，亦無人再予過問，就這樣不了了之。當時全國之中，除了少數自國外回來的留學生剪去了辮子外，集體剪掉辮子的，恐怕只有我們廣西陸軍小學的學生了。這是宣統元年的事，我們第一期的學生即於該年的年底畢業。

宣統二年的春天，廣西陸軍小學第一期的畢業生，約有一百名左右，由廣西省保升湖北第三陸軍中學深造。當時全國有四個陸軍中學，接收各省陸軍小學的畢業生予以深造。第一陸軍中學設在河北省清河鎮，收訓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奉天（民國後改稱遼寧）、吉林、黑龍江七省的學生。第二陸軍中學原計設在西安，實際並未開辦。第三陸軍中學設在湖北武昌，收訓湖南

、湖北、貴州、雲南、廣西、陝西、甘肅七省的學生。第四陸軍中學設在南京，收訓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四川七省的學生。

第三陸軍中學的總辦為廣東籍的李鍾岳先生，監督、教官及隊上官長均係由陸軍部所委派，可稱一時之選。廣西的學生到校後，由於我們都沒有辮子，故頗受校方的注意，但別省前來的同學則對我們欽羨不已，但校方也並未勒令我們重留髮辮；可見當時的一般官吏，對於清廷的禁令已是陽奉陰違敷衍了事的居多，滿清專制王朝的崩潰也是大勢所趨無可挽救的了。

陸軍中學的教育，相當於軍官學校的預備教育，除了日常生活起居採取完全軍事管理外，在學科方面有相當比例的數、理、化、外國文、中外史地等課程，相當於現在高中三年及大學一年級的程度，還有一門辯學（後稱為論理學或理則學）是啓導思維方法的。可見當時的軍事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已相當完備，只是當時教授這些課程的師資不易獲得，其實際成效當不免受到影響。

宣統二年的暑假，適逢南京舉辦全國商展大會，各地前往參觀的人很多。那時國內交通甚為不便，無法回家渡假，我乃與同學楊瑞麟（楊同學在護國之役病沒於四川）君相約同赴南京作一次觀光旅行；藉此暢遊嚮往已久的六朝勝跡。我們從漢口上船，那時長江的輪船設備相當簡陋，我們坐的又是三等統輪，悶熱難耐，只好站在船頭的甲板上。我們一路上飽覽山川形勝，沿途並於九江、安慶、蕪湖等地登岸作走馬看花般的流

覽；經兩晝夜方抵南京。

### 南京行與武昌起義

南京自三國時代的東吳定鼎以來，歷東晉和南朝的宋、齊、梁、陳，以至於後來五代時的南唐，及太平天國，皆建都於此，在我的想像中，一定是極為繁華的都市。可是當我們看到南京市街的稀疏零落，秦淮河竟是一渠濁水，真不勝其「六代豪華今去也」的惆悵之情。據說南京遠在上海開埠以前，實為江南文物薈萃之地，勝甲一方，以往雖多次為來自北方的敵人所侵據，均仍不失其原來面目。遭受破壞最大的是明代燕王靖難之役，燕王入京，惠帝出走，宮室付之一炬，文物蕩然無存；以後又經清兵入關，與太平天國時的兩次兵燹，此一南朝古都遂只有賸水殘山供人憑弔了。不過就山川形勢而言，鍾山、烏龍山雄踞東北，湯山、牛首山屏峙東南，浩蕩長江襟帶西北，龍蹠虎踞氣勢雄偉，頗擅天然之勝，而且城廓寬廣，不愁無發展的餘地。民國肇造後，國父孫中山先生仍以此為首都，實有由也。

南京住了七天，除參觀商展外，就是憑弔名勝古跡。那時還沒有公共汽車，偶爾雖有馬車可乘，但多數都賴步行遊覽。以南京之遼闊，雖說遊山玩水，實在也極勞累，加上南京的天氣相當炎熱，且飲食失常，因之於返校途中即感染腸胃病，腹部膨脹如鼓，不思飲食。返校後即住入學校的醫院留醫，初不料這次南京之遊，竟帶來一場大病，纏綿病榻數月之久，幾乎被迫退學。

入院之初，以為不過小病，稍事調養即可痊

癥，誰知一住兩月腹脹如故。此時學校早已開學，不免焦急起來。校醫說我是水土不服，勸我退學回家長期休養，並已簽報學校的監督准許退學，我當時真不知如何是好。廣西籍的同學們，得知此一消息後，紛紛前來看我，對我退學的事一致表示反對；認為我中途退學，犧牲了全部學業，實在太可惜了，除非萬不得已絕對不要退學，同時勸我立即請假在校外另覓醫生診治，並代我報告隊上的官長。本隊的隊長及本排的排長鮑爾芬老師，對我退學也極不贊成，於是立即替我在校外請到一位中醫楊開川老先生給我診治。為了使我休養方便起見，同時將宿舍內的貯藏室騰出一間讓我單獨居住，並派了一名勤務兵侍候我。他們這種同情和愛護，真使我感激涕零，永生難忘。鮑爾芬老師是安徽人，當民國三十年我奉命主持安徽省政時，得知他猶健在，特地去探望他並挽他出任省府的顧問，以略表我對他的崇敬和多年來的感激。

我的病經楊老醫生診斷後，他說並不很嚴重，亦非什麼水土不服，乃是腸內積有食物未經消化，日久成毒，只要大瀉一次將腸內的毒物清除淨盡即可，他當即給了我一劑中藥。服藥後，當夜將近鷄鳴的時候，我從夢中醒來，覺得腹痛如絞，並感到便急；於是立即起床下樓入廁。不料走到樓梯附近，忽然暈倒，不省人事。及至醒來，發覺下半身滿是糞便，急往廁所清洗。這時已覺得一身輕鬆，神氣舒暢，原來腹部的脹痛亦已消滅。後來再經醫生復診吃藥，數日後即覺身體如常，食慾大增，健康隨之恢復；遂向隊上消

假上課。回想當時，一生前途幾為庸醫所誤，真是不寒而慄。

回隊後，同學們和隊上的官長都一致為我高興。可是這一學期大部已在病中消磨過去，轉瞬寒假大考即將屆臨了。期考成績不及格，依規定必須留級。這又成為同學們暗地裏替我擔心的問題。我自己自然也有些惶恐。他們經常問我功課補習得怎樣了。我為了使他們安心，一方面也是自尊心的驅使，總是故示沉着地回答說：「到期考還有一個多月，我好好的準備準備，我想或許不至於不及格的。」同時謝謝他們的關懷。

在期考前的這一個多月中，我盡量利用課餘時間修習病中所缺課的功課；偶有自看不明白之處，親向同學們請教，他們也無不詳為解說，使我得益不少。因此，臨考時，我在功課方面已有相當把握。至考試完畢公佈成績時，我不但沒有留級，而且名列優等；使官長及同學們都深為訝異。

在陸軍中學求學轉瞬之間已屆二年，此第二年，也就是遜清宣統三年（西曆一九一一年）。這年十月，革命黨人在武漢發難，一舉推翻了專制二百六十多年的滿清王朝。當時正是陸軍中學第二屆學生行將畢業舉行考試的時候，我們很幸運的得躬逢其盛，參與了民國誕生的一役。

先是在這年的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人在廣州起義。那次起義雖不幸失敗，但黨人死事的慘烈與前仆後繼的精神，却震撼了全國的人心。本來滿清自光緒三十四年下詔預備立憲之後，各省的保皇派曾不斷請願，要求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

閣。可是清廷在慈禧太后手裏，她實際並無立憲的誠意，對各省的請願奏章一概置之不理，並採取壓制手段，頗使人心怨望。迨廣東黃花崗之役後，為了緩和人心，清廷纔頒佈了一份立憲新內閣的名單。可是在十三名內閣大臣中滿人竟佔了八位，且其中五位還是皇族，一時有所謂皇族內閣之稱。這份內閣名單公佈之後，雖經當時各省的諮議局聯合上奏，指責「皇族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公例，有失臣民立憲之希望。」請求另行組織，但清廷罔顧民意，仍以「黜陟百司乃君上大權載在先朝欽定憲法大綱，並註明議員不得干預」為詞，諭示不准。至此滿清政府偽裝立憲的假面具完全暴露無遺，連原來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派人士也都為之完全失望了。於是在全國人心都傾向於革命運動之下，武漢的槍聲一響就敲起了滿清政府的喪鐘。

在武昌起義之前，當時同盟會在武漢的黨人組織有共進社和文學社兩個革命外圍團體，由劉公、孫武、蔣翊武、張振武等人所領導。新軍的下級幹部和士兵加入的很多，陸軍中學與測繪學堂的學生也有一部份加入。會廣州起義失敗後，全國上下排滿革命之空氣瀰漫全國，又值四川發生護路風潮，清廷命端方率軍入川鎮壓，武漢空虛；於是黨人認為機不可失，遂決定舉事。

### 我目擊的反正詳情

起事日期最初決定在舊曆八月十五日，這很可能是仿效中秋節殺韃子的故事。後來因為砲營

發生事故洩漏了消息，軍警戒備甚嚴，同時又因蔣翊武同志去上海連絡未返，乃議定改爲八月十八日。不料在舊曆八月十七日夜孫武在漢口租界內因製造炸藥發生爆炸，巡捕循聲前來捕去黨人兩名。由此接連被滿清的官吏破獲了三處革命機關並搜去黨人名冊、旗幟、印信、文告等。設在武昌小廟街八十一號張廷輔家內的革命機關臨時司令部亦被破獲，同時捕去同志彭楚藩、劉堯徵、楊宏勝等三人當日即被殺害。在這種情勢下，黨人不免人人自危，只有即時發難先發制人，否則清吏按名逮捕必被一網打盡。

可是當時指揮機關已被破獲，負責的同志雖幸能逃脫，而同志間的連絡已十分困難，事實上無法再約定時間發起計劃的行動了。恰巧在舊曆

八月十九日，也就是彭楚藩等同志被害的當天深夜，第八工程營的熊秉坤同志於暗中準備武器時，爲該營的督隊官阮榮發發現，予以干涉，熊同志知道已無法倖免，當即將該督隊官擊斃。同營之其他革命同志，本來已經像熱鍋上的螞蟻焦灼不安，忽聞槍聲，以爲是發動開始，便一齊行動起來；於是槍聲四起，各標營與騎、砲兵營也隨之發動，當夜即整隊入城，佔領了楚望臺軍械庫。翌日拂曉，其他新軍單位的同志及陸軍中學、測繪學堂的學生也都聞訊整隊入城，分別佔領了蛇山、諮議局，封鎖各城門，並圍攻總督府。因湖廣總督瑞澂及新軍鎮統張彪，已在當夜聞知新軍起事後，立即登艦逃走，所以總督府他的衛隊實際上沒有抵抗就爲革命軍佔領了。這樣，不到

中午，整個武昌城已完全爲革命軍所控制。我們陸軍中學是在十九日拂曉獲得起義的消息，由學校的一位助教和負責連絡的同學雷洪將外間信息帶回。同學們獲知外面發動的情形後，在一聲集合號音下，立刻全部武裝起來，臂纏白布爲號，臨時推擁排長李繼珩率領向武昌城進發，參加起義行動。入城後，先至楚望臺領取彈藥，再分隊佔領各處。我所在的一隊是受命佔領蛇山和諮議局。由於當時武昌附近的新軍單位響應了起義行動，而滿清政府的官吏，因瑞澂和張彪的逃走，也已經逃的逃竄的竄，羣龍無首，我們的行動沒有遭遇到任何的抵抗。



武昌起義後棄職潛逃的湖廣總督瑞澂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棄城逃往漢口劉家廟的清軍第八鎮統制張彪，是清軍在鄂的最高軍事指揮官。

軍人，他們平時偶然談到革命都是趨避惟恐不及的，這時便都逃之夭夭了。只有排長李繼珩一人留在學校，大家便臨時把他擁出來帶領隊伍。不過當時學校的助教都是新軍派來的下級幹部，他們都是部隊的優秀士官，平時與新軍中的革命組織有密切連絡，又經常和同學們生

活在一起，所以在他們的率領下，同學們沒有一個不參加的，而且很快和新軍的行動打成了一片。

武昌城雖然已經完全控制了，可是革命軍的内部顯然是缺乏組織的；因為是臨時發起的行動，負責的同志如劉公、孫武、張振武、蔣翊武等均不在，沒有人出來統一領導。各機關的主管也全部逃走，一切事務只有由諮議局長湯化龍出面暫時處理，但湯不是軍人出身無法領導起來，故秩序混亂。此時一部份新軍士兵，因無人指揮不免自由行動，沿街尋找旗人殘死，強迫人民剪髮，同時不良份子也乘機搗亂，於是家家閉戶，人心大為不安，這種情形真是危險已極。

正在大家徬徨無主之際，有人報告黎元洪還在武昌未走。他是新軍第八鎮的協統，平時待人

溫厚，頗得軍心，大家認為由他出來領導，負責指揮，最為適當。於是公推蔡濟民等同志會同黎的親屬前往尋覓敦請；於城外黃土坡劉宅將他找到，起初黎堅拒所請，只好以強迫手段把他拖到諮議局，他見大勢所迫只好勉強答應，於八月二十二日正式通電就鄂軍都督職。這黃袍加身一幕，使他後來被選為副總統，並在袁世凱竊國失敗後擔任過短時期的總統，恐非他始料所及。

黎通電就職後，雖然安定了武昌的軍民心理，同時派部隊乘虛進佔漢陽、漢口，擴大了革命軍的聲勢，但實際上革命軍的力量還是非常薄弱的。而此時聞知滿清政府已一方面派蔭昌督師南下，又起用袁世凱總督兩湖，想以雷霆之勢，消滅武漢的民軍，以武漢民軍零星未整的隊伍與強大的敵人相抗，當不啻螳臂當車以卵擊石，黎元

洪當時內心的焦灼是可想而知的。他唯一的希望是西南各省及時響應，出兵北上會師武漢，因此有人向他建議，立即選派陸軍中學的各省同志，回省連絡出兵響應的工作。這個建議，以當時的情形而言，實是緩不濟急的，但仍為他接受了。

好在不久黃興先生前來武漢指揮，就革命軍總司令職，而南下清軍由於袁世凱的擁兵自重踟躕不前，他想挾借武漢革命起義的民軍向清廷討價還價，因此他的軍隊雖有一部開到漢口，亦未積極進攻，暫取觀望態度，同時各省亦紛紛獨立響應，清廷見大勢已去只有宣佈退位了。

此次武漢起義，最初在無人領導，人自為戰之時，若不是瑞澂膽小如鼠，張彪昏庸，聞風逃走，也許革命不會這樣輕易的獲得成功。

(未完)

## 編輯報告

△僑聯總會秘書長梁子衡先生，六年前曾為本誌撰寫「海外工作十七年」，嗣後又陸續寫了「海外工作外一章」等篇，對於他從事僑務工作的軼聞逸事，記述甚詳，今年七月中旬，梁先生奉調新職，乃以「開佬廿三年」為題，為中外又撰佳構，逸趣橫生，又富史料價值，洵為不可多觀的作品。

△張振玉教授為中外讀者介紹了一位愛爾蘭文豪高德斯密，高德斯密國人又譯作高德斯綏，為對東方影響甚大的一位名作家。張教授不但寫了高氏生平，尤其譯介了他的重要作品：「

## 編者

荒村」。因此，中外讀者可以獲得雙重的享受。△青年攝影名家姜雪峯先生，為本誌寫了一篇引人入勝的「鸞鷺潭的傳奇」，對鸞鷺潭的勝迹風光，歷史淵源，有詳盡的介紹。

△故監察委員王陸一先生清廉耿介，對黨國實有重大獻替，一生事迹頗多壯麗史詩，承喬家才先生抒寫他的若干傳奇故事：「從緝私工作到雄文苦戰」，又是中外對萬千讀者的一篇獻禮。△中外雜誌八月號刊出柳嵐臨先生的「兩地書」：「湄公河源自何處」，附以編者答覆，使萬千讀者大感興趣。因此，中外特請陝西籍

國大代表張國鈞先生為撰：「于右老與中南半島」一文，俾供讀者參考。

△張或弛先生寫「未代皇后」，清末民初的掌故因之大批出籠，頗具「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概，又是可讀性很強的一篇好文章。

△由於海外的許多讀者，迭曾來函建議，要求中外雜誌刊登一些學術性的文章。這一期，中外特請王成聖教授寫了一篇：「中國文字的源流和演變詳為論述，是一篇極有份量的佳構，敬請讀者注意。

△本期稿擠，張源先生「徐志摩四角戀」暫停，敬請作者與讀者鑒諒。